

四川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研究

——基于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比较分析

王卓

[摘要]中国乡镇是一种具有特殊功能的社区类型,其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受到传统农村和现代城市的双重挤压。本文分析了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构成和关系强度,以及个人特征与社会支持网规模之间的关联性,并用调查数据检验了相关研究假设。实证结果表明:乡镇贫困群体获得的社会支持很弱;强关系在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社会资源;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显著小于农村;乡镇和农村贫困群体很难通过社会交换建立社会关系。本文建议通过强化社区建设、提高政府社会服务购买力(包括社区扶贫服务)以及持续推进专业的社会工作等,由外而内改善贫困群体的社会关系构成,将弱关系带入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从而缓解贫困状况。

[关键词]贫困群体 社会网络 社会资本 精准扶贫 社区建设

[中图分类号]C912.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470(2016)-04-0008(07)

[作者]王卓 教授 博士生导师 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四川成都 610064

一、研究背景和文献回顾

时有发生群体性事件甚至社会冲突与贫困人群生计无着或者缺乏社会支持多少有些关联。政府为低保人群提供法定性质的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福利,一定程度上可以保障该群体的基本生存;基于非正式关系的社会支持网络是该群体获得其他支持的重要来源,它可以弥补政府制度性支持的不足。

长期以来,国家为了改善和缓解贫困群体的贫困状况,采取了多种形式的扶贫方式。无论是救济式扶贫,还是开发式扶贫,都注重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而忽略对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社会支持网是满足困难群体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重要社会资源,研究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将为反贫困提供新的视角。在社会支持网的帮助下,人们能更好地缓解和处理在生活中遭受的压力和危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能促进人们身心健康,增加生活福祉。

关于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最早源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学者在心理学、人类学领域的研究。拉德克利夫-布朗首次提出了社会网络的概念,巴恩斯则将“社会网络”的概念用于挪威渔村阶级体系的分析。多年来,社会网络分析已经积累了格拉诺维特(Granovetter)的关系强度理论、林南的社会资源理论、伯特(Burt)的结构洞理论以及詹姆斯·科尔曼(J.Coleman)等人的社会资本理论等。随着对社会网络的深入研究,由社会支持构建出的关系网络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它在解决社会问题的实践中不断规范与完善,成为解决个体或家庭生存与发展困境时不可缺少的研究领域。

20世纪80年代以后,以社会支持网络的视角分析弱势群体以及贫困群体开始引起国内学者的关注。社会支持网研究成果丰富,已有研究表明:贫困群体从个体社会支持网络中获得的资源,能够有效支撑其基本生活,它们与社会保障制度一起,构筑成社会安全网。社会支持网在满足困难群体物质与精神需求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是既有研究也存在四个非常明显的局限,第一,尚未形成关于社会支持网的统一定义与测量工具,社会支持网规模的研究成果没有可比性。第二,现有研究通常将城镇作为一个研究总体,未对城市与乡镇进行严格区分。显而易见的是,乡镇既带有乡村特点,也带有城市特征,同时还是一个相对独立于乡村和城市的社区,研究时应该有所区别。第三,关于社会支持网的研究多集中针对城市或农村的特定群体,如老人、农民工、学生、妇女、穷人,对低保人群关注较少。第四,对于贫困群体的界定是一个需要深入讨论的问题,笼而统之的“穷人”或贫困地区概念已经引发了“扶贫精准性”命题。精准扶贫的首要前提是确定需要扶持的对象,低保人群无疑是比较容易识别的相对确定的贫困群体。

二、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设

本研究是课题组继 2011 年在四川农村开展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研究后的持续性研究，概念界定、研究方法、研究问卷、分析工具等与王卓等（2013）对四川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研究保持一致。在控制信度的前提下，以社会支持网络为分析视角，以乡镇贫困群体为研究对象，在文献研究基础上，实地调查四川部分乡镇贫困群体的生活现状，然后通过问卷调查，结合个案的深度访谈，分析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构成和关系强度等，并比较研究乡镇贫困群体和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共性与差异性。

本研究将社会支持网分为经济支持网、生活物品支持网、劳务支持网、社会交往支持网四个子支持网，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假设如下：

1. 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分析及其与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比较

个体拥有的社会支持者的数量称之为社会支持网的规模。受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影响，个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存在一定的差异性。社会支持网规模越大，支持者越多，个体越能更好地处理生活与工作事件。本研究在问卷调查基础上，定量分析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总规模，并与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进行比较。研究假设 1：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小于农村。

2. 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

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是指社会关系网中的个体与为其提供帮助的人之间的关系。主要分析何种关系类型提供何种帮助，何种类型的关系在社会支持网中发挥重要作用等问题。本研究将关系类型分为亲属与非亲属两大关系类型：亲属主要是父母、配偶、子女、兄弟姐妹、其他亲戚；非亲属主要是朋友、邻居等。研究假设 2：乡镇贫困群体获得的经济支持、生活物品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主要来自于强关系，弱关系的支持主要是劳务支持。

3. 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

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是指被支持者与支持提供者的关系亲密度。本研究采用格拉诺维特确定的互动频率、情感密度、信任程度、互惠程度四个指标分析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研究假设 3：强关系在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中发挥主要作用。

4. 乡镇贫困群体个人特征与社会支持网的关系研究

社会支持网潜在的理论假设是社会支持网络的规模越大，人们越有可能从中获取较多的资源，因此社会支持网的规模研究尤其重要。在以上研究内容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个体年龄、性别、婚姻状况、居住方式等变量对社会支持网规模的影响。研究假设 4：婚姻状态显著影响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选取四川南部某国家级贫困县（以下简称 L 县）的李家镇为田野调查点，对该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进行典型性分析和研究。李家镇是集该镇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典型的传统小城镇。李家镇于 2001 年开始实施《城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镇政府根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情况判定该家庭是否属于低保范围，然后将该家庭中的弱势成员确定为低保对象。李家镇的最低生活保障金发放幅度为每人每月 100 元到 300 元不等。李家镇共有低保对象 50 人（2014 年），其中男性 26 人，女性 24 人。本研究对李家镇所有低保对象进行了结构式问卷面访调查，同时选择 6 个典型个案进行了深度访谈。样本的人口学特征参见表 1 所示。

表 1 样本人口学特征

项目	类别	频数	有效百分比 (%)
性别	男	26	52
	女	24	48
年龄 (岁)	31~40	2	4
	41~50	17	34
	51~60	13	26
	61~70	14	28
	71 岁及以上	4	8
婚姻 状况	未婚	3	6
	已婚	32	64
	离异	8	16
	丧偶	7	14
教育 情况	文盲或基本不识字	18	36
	小学	18	36
	初中	12	24
	高中	2	4
	职高、技校、中专	0	0
	大专	0	0
本地 居住 时间	10 年及以下	25	50
	11 年~20 年	7	14
	21 年~30 年	10	20
	31 年~40 年	2	4
	41 年~50 年	2	4
	51 年~60 年	2	4
	61 年及以上	2	4
职业 类别	工人	16	32
	个体经营	4	8
	退休	2	4
	下岗	3	6
	无业	13	26
	其他	12	24
自述吃 穿状况	不愁吃穿	11	22
	偶尔发愁	28	56
	经常发愁	11	22
自述 身体 状况	非常差	1	2
	很差	10	20
	一般	27	54
	很好	11	22
	非常好	1	2

四、主要研究结果

1. 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分析

研究发现：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4.48，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10，标准差为 2.78，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很小，且差异比较大，12%的受访者无社会支持

，50%的受访者其社会支持网规模少于4人。参见表2所示。

表 2 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

支持人数①	频数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0	6	12.0	12.0
1	1	2.0	14.0
2	5	10.	24.0
3	8	16.0	40.0
4	5	10.0	50.0
5	8	16.0	66.0
6	5	10.0	76.0
7	4	8.0	84.0
8	3	6.0	96.0
9	3	6.0	96.0
10	2	4.0	100.0
总计	50	100.0	100.0
均值:4.48	最小值:0	最大值:10	标准差:2.78

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平均规模偏低。支持网中经济支持、生活物品支持、劳务支持、社交支持都十分薄弱。分析各子网的结果如下：

（1）经济支持网规模为 1.12。乡镇贫困群体的经济支持网规模是指乡镇贫困群体获得来自他人的无偿货币支持的人数。研究发现：乡镇贫困群体经济支持网规模平均为 1.12，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4，标准差为 1.154,40.0%的受访者没有获得来自他人的无偿货币支持。参见表 3。

表 3 乡镇贫困群体经济支持网规模

支持人数	频数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0	20	40.0	40.0
1	13	26.0	66.0
2	9	18.0	84.0
3	7	14.0	98.0
4	1	2.0	100.0
总计	50	100.0	—
均值: 1.12	最小值: 0	最大值: 4	标准差: 1.154

（2）乡镇贫困群体生活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为 0.6。乡镇贫困群体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是指乡镇贫困群体获得来自他人提供的生活用品以及家具或是其他实物帮助的人数。研究发现：乡镇贫困群体的生活物品支持网均值为 0.60,最小值为 0,最大值为 3。标准差为 0.926, 64.0%的受访者无来自他人的生活物品支持（参见表 4）。

表 4 乡镇贫困群体生活物品支持网规模

支持人数	频数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0	32	64.0	64.0
1	9	18.0	82.0
2	6	12.0	94.0
3	3	6.0	100.0
总计	50	100.0	—
均值：0.60	最小值：0	最大值：3	标准差：0.926

(3) 乡镇贫困群体的劳务支持网规模为 0.94。乡镇贫困群体劳务支持网的规模是指乡镇贫困群体获得来自他人劳务支持的人数。研究发现：乡镇贫困群体劳务支持网的均值为 0.94,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3, 标准差为 0.89. 参见表 5. 38 肠的受访者没有获得来自他人的劳务支持。

表 5 乡镇贫困群体劳务支持网的规模

支持人数	频数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0	19	38.0	38.0
1	17	34.0	72.0
2	12	24.0	96.0
3	2	4.0	100.0
总计	50	100.0	—
均值：0.94	最小值：0	最大值：3	标准差：0.89

(4) 乡镇贫困群体社交支持网规模为 1.82。乡镇贫困群体社交支持网规模是指与乡镇贫困群体日常社会交往的人数。研究发现：乡镇贫困群体社交支持网平均规模为 1.82, 最小值为 0, 最大值为 5, 标准差为 1.28. 20% 的受访者无社会交往 (参见表 6)。

表 6 乡镇贫困群体社交支持网总规模

社交支持网人数	频数	有效百分比 (%)	累积百分比 (%)
0	10	20.0	20.0
1	9	18.0	38.0
2	17	34.0	72.0
3	9	18.0	90.0
4	4	8.0	98.0
5	1	2.0	100.0
合计	50	100.0	—
均值：1.82	最小值：0	最大值：5	标准差：1.28

2. 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分析

研究发现：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关系构成主要来自亲属关系，占比 71.5 纬，非亲属关系的贡献比较弱，占比 28.5%。参见表 7。

表 7 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

关系类型		频数	有效百分比 (%)	合计
亲属	父母	13	5.8	71.5%
	配偶	25	11.1	
	子女	102	45.3	
	兄弟姐妹	17	7.5	
	其他亲戚	4	1.8	
非亲属	朋友	31	13.8	28.5%
	邻居	33	14.7	
总计		225	100	100

乡镇贫困群体的亲属关系中，父母被提及的频数为 13，占比 5.8 肠；配偶被提及的频数为 25，占比 11.1%；子女被提及的频数为 102，占比 45.3%；兄弟姐妹被提及的频数为 17，占比 7.5 纬，其他亲戚被提及的频数为 4，占比 1.8%。由此可见，子女在为乡镇贫困群体提供支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非亲属关系中，朋友被提及的频数为 31，占比 13.8%；邻居被提及的频数为 33，占比 14.7%。参见表 7。

进一步分析贫困群体各子网的关系构成发现：

(1) 乡镇贫困群体的经济支持主要来自子女、父母以及兄弟姐妹。在贫困群体的经济支持网中，子女被提及的频数为 49，占比 86%；去年一年提供的无偿货币支持为 50500 元，占比 67.9%。父母被提及的频数为 3，占比 5.3 写；去年一年提供的无偿货币支持为 17000 元，占比 22.9%。兄弟姐妹被提及的频数为 3，占比 5.3 写；去年一年提供的无偿货币支持 170。元，占比 2.2%。由此可见，为乡镇贫困群体提供经济支持的主要是子女，其次是父母，再次是兄弟姐妹。配偶、其他亲戚、朋友邻居很少为乡镇贫困群体提供经济支持。

(2) 乡镇贫困群体的生活物品支持主要来自子女。在乡镇贫困群体生活物品支持网中，父母被提及的频数为 5，子女被提及的频数为 23，兄弟姐妹被提及的频数为 2。由此可见，亲属关系中的子女在乡镇贫困群体生活物品支持网中的贡献占比 76.7 肠。

(3) 乡镇贫困群体的劳务支持主要来自朋友邻居。在乡镇贫困群体劳务支持中，父母被提及 2 次，配偶被提及 3 次，子女被提及 8 次，兄弟姐妹被提及 6 次。朋友被提及 13 次，邻居被提及 15 次。亲属关系在乡镇贫困群体的劳务支持中占比 40.5%，朋友邻居等非亲属关系占比 69.5%。由此可见，在乡镇贫困群体的劳务支持构成中，非亲属关系发挥了较大作用。

(4) 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交往支持主要来自子女和配偶。在乡镇贫困群体社交支持网中，父母被提及 3 次，子女被提及 22 次，配偶被提及 2]. 次，兄弟姐妹被提及 6 次，其他亲戚被提及 3 次，朋友与邻居被提及 18 次。亲属关系在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交往支持中占比 60.4%，非亲属关系占比 39.6 写。亲属关系中的子女和配偶在贫困群体的社会交往支持中贡献较大，占比 43.7%。

上述分析表明，本文的研究假设 2 成立。

3. 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分析

本研究将关系强度划分为互动频率、信任程度、亲密程度、互惠程度四个维度，并用五点法测量。互动频率定义为乡镇贫困群体与资源提供者之间通过面对面、电话等方式交流的频率。②信任程度定义为乡镇贫困群体是否愿意相信资源提供者。③亲密程度定义为乡镇贫困群体与资源提供者关系亲近程度。④互惠程度定义为乡镇贫困群体与资源提供者互相帮忙的状况。⑥首先分别计算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四个子网的关系强度，然后加总得到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总体关系强度表（参见表 8）。

分析发现：乡镇贫困群体与不同关系类型的关系强度由高到低排序为：兄弟姐妹>子女>父母>配偶>邻居>其他亲戚>朋友。这表明本文的研究假设 3 成立。

表 8 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关系强度

	关系类型	父母	配偶	子女	兄弟姐妹	其他亲戚	朋友	邻居
关系强度	互动频率	12.13	10.57	12.53	13.66	6.66	6.61	7.49
	信任程度	11.26	10.61	12.77	14.49	6.33	6.05	6.53
	亲密程度	11.96	9.85	12.93	13.16	6.33	6.45	6.33
	互惠程度	8.40	9.28	11.25	12.49	6.33	6.05	5.76
	总计	43.75	40.31	49.48	53.80	25.65	25.16	26.11
	均值	10.93	10.07	12.37	13.45	6.41	6.29	6.52

4. 个人特征与社会支持网的关系分析

(1)性别对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无显著影响。研究发现：乡镇男性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3.76，乡镇女性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5.25。F 检验显示：均值差异的显著性为 0.06 (>0.05)，表明性别对社会支持网规模的影响不显著。

(2)居住时间对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无显著影响。通常在一个地方居住时间越长，越可能与其他人建立关系，获得社会支持。研究发现：居住时间在 10 年以下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3.68，居住时间在 11-20 年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5.85，居住时间在 21-30 年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5.40，居住时间在 31-40 年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5，居住时间在 41-50 年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4，居住时间为 51'-60 年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5，居住时间在 61 年以上的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4.5。F 检验显示：均值差异的显著性为 0.557 (>0.05)，表明居住时间对社会支持网规模无显著影响。

(3)婚姻显著影响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研究发现：乡镇未婚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2.66，乡镇离异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2.25，乡镇丧偶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 4.85，乡镇已婚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5.12。F 检验显示：均值差异的显著性为 0.036 (<0.05)，表明不同的婚姻状况对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有显著影响。乡镇已婚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大于未婚、离异以及丧偶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婚姻能够显著地拓展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络。这表明本文的研究假设 4 成立。

5. 基于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比较分析

(1)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显著小于农村。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4.48，农村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值为 8.63，各子网也呈现出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弱于农村的格局。进一步的方差分析和均值检验发现：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显著小于农村 (T=37.523, P=0.001<0.05)。四个子网中，除了社交支持网的均值差异性不显著外，乡镇贫困群体的经济支持网、生活物品支持网和劳务支持网均显著小于农村。参见表 9 所示。这表明本文的研究假设 4 成立，也就是说不同社区类型对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有显著影响。

表9 乡镇贫困群体与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对比表

	乡镇贫困群体 社会支持网	农村贫困群体 社会支持网
经济支持网	1.12	2.0
生活物品支持网	0.60	2.63
劳务支持网	0.94	1.9
社交支持网	1.82	2.0
社会支持网平均规模	4.48	8.63

(2)农村和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以亲属关系中的血亲为主。农村贫困群体的经济支持和生活物品支持主要来自于亲属关系中的子女和兄弟姐妹，劳务支持支持和社交支持主要来自于非亲属关系的朋友邻居。而乡镇的贫困群体的经济支持、生活物品支持和社会交往支持主要来自于亲属关系中的子女和配偶，劳务支持支持主要来自于非亲属关系的朋友邻居。由此可见，农村和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关系构成中，子女和兄弟姐妹发挥的作用较大。

(3)农村和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中的强关系的作用胜过弱关系。农村贫困群体与不同关系类型的关系强度由高到低排序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朋友邻居>其他亲戚。乡镇贫困群体与不同关系类型的关系强度由高到低排序为兄弟姐妹>子女>父母>配偶>邻居>其他亲戚>朋友。分析可见，两类社区的贫困群体与亲属关系的关系强度胜过其他关系的关系强度。换言之，农村和乡镇的贫困群体在获得社会支持的过程中，强关系的作用胜过与弱关系。

(4)婚姻状态对农村和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都有显著影响。就个人特征对社会支持网的影响来看，本研究与王卓（2013）关于农村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的研究有同样结论，婚姻状态对农村和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均有显著影响，已婚者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显著大于未婚、离异、丧偶以及独居者。由此可见，联姻是拓展贫困群体个体社会支持网络的重要因素。

五、结论和讨论

1. 乡镇贫困群体获得的社会支持很弱

在中国社会转型进程中，乡镇无疑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社区类型，它不同于农村，却与农村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不同于城市，却离城市有“一步之遥”。在城市和农村之间，乡镇犹如具有神秘功能的“转圈机”，紧紧地扣住传统和现代的两端，使中国社会不至于因城乡差距而断裂。与此同时，乡村的传统性和城市的现代性又挤压着乡镇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致使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十分弱小，平均获得社会支持的人数为4.48人，12%的贫困群体无任何社会支持，完全处于与社会隔离状态。

2. 强关系在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一定意义上讲，由经济支持到生活物品支持，到劳务支持直至社会交往支持，呈现了社会关系网中不同层次的资源属性。本研究发现了乡镇贫困群体在其社会关系构成中所获得的资源主要是来自强关系中的血亲所提供的微弱的经济支持、生活物品支持和社交支持。除此之外，乡镇贫困群体几乎不能获得任何其他的社会资源。强关系在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中发挥主要作用。婚姻状态显著影响乡镇贫困群体社会支持网规模。

3. 乡镇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规模显著小于农村

在剧烈的社会经济变革中，乡镇居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日趋多样，人口流动性加速乡镇成为一个半生半熟的社区，社区的异质性显著增加，共同的集体意识日益瓦解，互助和救助的习俗逐渐消失，乡镇贫困群体从中获得社会支持的可能性降低。比较而言，农村居民有大体相同的生产生活方式、行为规范和价值观，社区有较高的同质性、认同感和归属感，加上传统农业劳动的普适性技能等因素使农村社区尚残存互助的集体意识。这种共同的集体意识有助于农村贫困群体从中获得相应的社会支持。

4. 乡镇和农村贫困群体难以通过社会交换建立社会关系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人类的一切社会活动可以归结为一种交换，人们通过交换获得彼此需要的东西，在社会交换中缔结形成社会关系。在社会交换的结构中，社会吸引是首要要素。无论是乡镇贫困群体还是农村贫困群体，他们在财富、权力和声望几个方面都不足以对他人产生社会吸引，很难通过社会交换获得自己期望的东西并建立社会关系。

弱小的社会支持体系严重制约乡镇和农村两类社区的贫困群体从既有的社会支持网中获取资源。以农村和乡镇贫困群体为扶贫对象是提高扶贫精准性的前提，通过倡导公益文化、强化社区建设、提高政府社会服务（包括社区扶贫）购买力以及持续推进专业的社会工作，可以由外而内改善贫困群体的社会关系构成，将弱关系带进贫困群体的社会支持网，从而缓解其贫困状况。